

爲系統之攝拓及影照，並分別定其年代(其可能者)，然後爲一部分之工作者，可有詳細之憑借，爲比較之研究者，可得不局促之資料，必能發啓新知識，糾正舊空虛也。至於外國人士之合作，固所欣願。茲擬辦法如下：

(一) 由本所助理員搜集一切刊印之材料，及在世間之拓本等。

(二) 分別派人到各地攝拓及影照，

(三) 請各地方人士或團體就近搜集，

(四) 所中隨時以卡片編此項目錄

所有一切造形，無論石刻金鑄木彫泥塑，在明初以前者，均在徵集範圍之內。

顧頡剛，傅斯年提議。

前件經議決，照擬進行，卽爲登出，藉作通啓。務請各地方人士或團體代爲搜集，或以消息隨時惠示，俾敝所得以著手，至荷高誼。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籌備處啓

中華民國十七年五月

(二) 本所對於語言學工作之範圍及旨趣

(一) 漢語方言

十六七世紀的中國人已經系統的知道古今音之差異，而這些系統的知道古今音差異的人中如顧亭林如江慎修，又清清楚楚看到方言的有變遷，則似乎在中國的漢語應該有個很好的基礎了。不錯，自陳第顧炎武起是有很多的成績的，很多使歐洲人爲他們的語學者深羨慕的，假如他們懂得我們的話。但照舊來的道路走，出來了不少的好結論，也出來了更多的好而待解又不易解的問題，也出來了些無謂的問題，和無聊的想法。考古的工夫做得很可觀了，審音的工夫還不會做；分韻類的工夫發達到了回旋的狀態，單體方言的研究還不會下手。由舊來的道路，雖然也有王念孫父子那樣的大成績，質言之，不朽的成績，但到現在頗有成絕勢的樣子。『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後我們的漢語學不得不以方言的研究爲成就的道路。時間空間的觀念是一切科學下手的初步，尤其是我們用歷史的方法的人一時一刻忘不了的，所以我們對於漢語之研究正如植物學或動物學者研究一族的植物或動物一樣，以調查取得分類之材料，以某一種方言之細密研究，認識其中各種機用，以相互的關係和古今的變遷認識其演化。

中國古音之研究於漢語學之供獻恐怕遠敵不上古生物學於生物學之貢獻，因為化石到底有形可尋，漢語在古代聲音的紀載太差了，待後來方言研究得好了，然後可以更認識古代給我們的那些不大記音的記載。所以我們現在要於漢語學的致力，左也是方言，右也是方言。誠然，中原音韻，平水韻，廣韻，尤其是珂羅緬倫發讀的廣韻，輶軒使者的方言，詩易楚辭漢賦古樂府的用韻，都應是供我們參攷乃至憑藉的，但我們現在還是先來澈底的研究方言，以立我們理想上至堅實之根基。我們希望能用實驗語音學給我們審音的工具，能以印度日耳曼等語系的研究結果，給我們一種借鑑，能以近來各類語言學中合理的窺測，給我們些提示，能為中國方言歧異的東南區域畫成分縣分鄉的語言圖，能解決在幾種方言中音素音調相互影響以成變化的題目若干個，能辨出在幾種方言中字的時代層次，能接觸到些很寬廣的題目，如現在南部方言有沒有因與當地土著混合而成的現象，黃河流域語言在南宋時之急變是不是由於金元戰爭，並且能夠破除若干不着邊際的迷信如五方水土使音變遷等話，總而言之，我們要橫着比較各方言，縱着探索某個某個方言所含的事實。

(二)西南語

西南各民族的問題實在是中國史上一個再重要沒有的問題，固不限於語言，而西南民族語言之研究却是認識他們的物事的第一步。況且這些語言，西藏，緬甸，暹羅，及雲南貴州廣西四川等地的非漢族，都是屬於印度支那語系的藏緬支或漢暹支的，「註一」是漢語的同族，漢語之研究，特別是古代漢語之研究，很靠和這些語言的比較。誠然，現在印度支那語系比較語學還不成熟，印度日耳曼語系比較語學之發達靠有兩個已經很發達的古典語學，在印度早年已經很發達的梵語學，很多易於到手的北歐中歐方言等，印度支那語系之研究在現在完全沒有這樣子的憑藉。漢語學既以方言未曾研究得好而不發達，現在學者對於藏語的知識更是死讀自梵而番的譯文。如葉希克辯別方言之工夫究竟還在甚初步的狀態中。兩種很古的語言已這樣，那些西南山中倘惶迷離的語言更不必說。不過，這些語言，歷史的，地理的，政治的，都和中國有不少的關係，每種自身上都有研究的價值，藏語竟是世界上的寶藏語言之一個，何況整齊光彩的製造印度支那語系學的時機雖然還未成熟，文法上和字上至今却已有若干互通的道路可尋。藏語著文在棄宗弄贊時代，或者所著文之語在當時已是一個巫師階級

的話，即是更早些時的通行話，至今已經一千好幾百年，這麼早的語言，是很可寶貴的，緬甸文語及暹羅語所自出之太語均有好幾百年前的著文。所以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印度支那語系至今的憑籍雖大不敵印度日耳曼語系在十九世紀初年動手時之憑籍，但不是毫無辦法的。果真這些語言研究好了，不特印度支那語系的知識進幾步，即漢語的研究也要很受幫助。我們中國人因為自己的母語在這一族裏，所以天性上，或應云心理上，了解這些語言的本領比歐洲人大。若果印度支那語系的一行學問也被歐洲人佔了先去，乃真是中國人的絕大恥辱啊！我們現在要一個一個的研究這些語言，將來要綜合起來建設印度支那語系的學問。

(三) 中央亞細亞語

這裏所謂中央亞細亞語不是一個很邏輯的名詞，因為這不是指一個族系，而是指若干在某一個時期或現在在中央亞細亞一個地方說過的，並和這些語言有分不開的關係，却未曾在中央亞細亞說過的語言。我們現在研究這些語言的目的，多半為歷史，文藉，及現在情形，還不到以語言學為目的，但將來不便有這限制。這裏面包括：

甲 亞利安族中各語「注二」和吐火羅等。這些語言，特別是梵語，和中國史學中若干最重的科目之關係用不着詳說。現在西洋人研究竺故考訂梵籍，除巴里之外，漢藏番藏最要參考的，中國人先已有了能讀漢藏的憑籍，則這宗學問中國人為着若干問題有研究之必要，佛典研究又應該是中國的學問，並且已經據着研究這個之方便，至於波斯東向的方言，蘇戈底的枝語，以及吐火羅等所有遺文，被幾次旅行新疆的人發見者，我們若不和法德人比着求這些知識，怎麼可以識大宛而辯大夏，考于闐而迹疏勒？

乙 突厥方言。東突厥方言現在在中國國境內還是一個最重要的語言，現在地方譯手以外，竟無學者，而回紇文發讀竟賴德國的學者。

丙 蒙古滿洲語等 中國人對於蒙古史滿洲史乃至契丹女真史的興味向來很大，獨不先以認識這些語言為研究之初步，所以結果有限。

以上三項，由語言成史學的學問，希望我們的研究所能於他的發達上有相當的助力。

(四) 語言學

我們還不到抽象的談一般語言學的地位，但凡不屬於上列的三端，而為一些語言

的研究所憑籍的語言學中工作，我們也免不了與作幾件，尤其重要的是建設一個實驗語音的工作室，以便訓練出些能認識並且能記錄方言的人，這個要即時辦的。此外如外國語的教育，國語的若干致用問題，是我們的研究所對於中國教育負的責任，也屬在這一類裏。

注一 若干雲南川桂的民族我們還不能認識他的語言的親屬。

注二 此處取歐洲大陸上用這個名詞的範圍，即但包括印度日耳曼語之東支在亞洲者。

十七年五月傅斯年提議

同年月籌備會員通過